

平越遷校日記一束

開啓學長助鑒：手書奉悉，承囑爲友聲撰稿事，弟以平素不擅爲文，往往佈箋案頭，搦管凝思，罄香烟半包，尙未能着一字，廢然投筆，無功而罷。弟之所以迄未投寄稿件者，誠所謂「挾泰山以超北海」，非不爲也，是不能也。

頃誦來示，嚴旨切責，不得已，肱篋得殘舊日記半冊，內叙民卅三年冬平越遷校時逃難情形頗詳，惜已散失不全，致對當年十一月杪校方佈署疏遷之情形，無從一一回憶。茲特擷取自離開平越至步行到邊義之一段（卅三年十二月一日至十日），一字不易，照抄附上，聊以塞責。此爲當時旅途中所記，多處字跡潦草，幾難辨認，行文亦俚俗粗率，不堪入目，惟在征塵頓憊中，尙能保有此一份「逸緻閒情」，殊亦自覺「難能可貴」耳。

全文如記流水賬，毫無發表價值，本不應公諸友聲，貽笑大雅。倘不幸而以之作爲「補白」之用，浪費友聲寶貴篇幅，則徒增弟之罪過。如蒙投於辦公桌下廢紙簍中，作爲工友先生們升火取暖之需，則幸甚矣。

肅復 順頌 撰安

學弟 林敬琪拜千 十一月十二日

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

大風雨，入夜大雪，寒甚。

A. 用費：行李力洋、伙食、草鞋，一千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 我們是第三大隊第十五小隊，隊員是王國智、

陳懷義、李德仙、朱維藩、馬新圃、廖中謀、劉彪、劉華佩、李華，連我一共是十位。晨七時許，僱力伙

二人及馬一匹，搬運行李，從「鴻哲齋」出發，十時許抵馬場坪。

(2) 今天是馬場坪緊急疏散的第二天，明天疏散完畢，街上的居民，似乎已經逃得精光了。滿街上只是「兵」，「難民」，「卡車」，情形混亂，空氣緊張而惶恐。

(3) 這裡的車站，做了臨時「難民收容所」，站內塞滿了人和行李，中年男子們到處亂跑，打聽着戰事

和車子開出的消息，主婦們懷裏抱着幼嬰，手裡牽着較大的孩子，站在她僅剩下來的一點行李的旁邊呆看着發愁。

(4)拿着錢找不到東西吃，也是這裏的一個嚴重問題，卡車上的馬把車上的橫木，啃出了一個個很大的缺口，其中有一匹餓得發暈，從車上倒下來。

(5)第一、二兩大隊，今天趁車離此了，我們坐在站門外的行李上，喝飽了一天的老北風，尤其是我，因身上的衣服穿得太單薄，經不起砭骨寒風的侵襲，牙齒在捉對兒廝打，身子索索地抖個不住。「天」看了看打了夜影，漸漸黑得像漆，「走」的希望，隨着黑暗而幻滅。此時大雪紛飛，氣候比白天裡更冷些，我和王、馬、朱、廖四位，打開舖蓋，擠坐在一團，一夜不會闔眼。

(6)夜，許是由於黑暗的關係吧！情形似乎比白晝更要惶亂些。前方的戰事消息，愈來愈壞，第一個消息，是敵人已到獨山了，接着是獨山大火和獨山站長步行逃到都勻的消息。以後的消息，更使我們惶恐，那是說敵人的便衣隊已接近麻江，離都勻不遠了，而都勻站長打電話給馬場坪站長時，還問敵人的便衣隊是否已抵馬場坪哩！這時我們的心裡真急，眼巴巴地望天光，準備敵人隨時來此，我們就隨時丟掉行李，空手逃亡。

(7)今天大概是農曆十月十六日，夜黑得不久，月光和雪光，就把滿街映照得很亮。卡車不斷地從都獨

一帶開過來，又不斷地從街上駛過去。車燈照花人們的眼睛，木炭車發出來的嘈音，沉重得像牛吼，這更加深了此間人們心弦的緊張程度，「恐怖」乘虛地一陣陣襲擊着每一個逃難的人們，好像敵人就要來到我們的面前，此時不逃就不能活命一樣。老天爺！實在受不了！

(8)精密地統計一下，駛過的卡車，當不致少於二百輛。大半夜裡，索興到街上溜了一趟，從車站門前一直到街尾，兩旁都停滿了卡車。箱籠什物，堆到半天雲裡。司機們在忙着修車，屋簷下擠滿了一堆堆的人群，在那裡燒柴取暖。回站後，走進車場裡，細細數了一下，在所有停在這裡的三十幾輛卡車中，却有六輛是空的，心裡非常高興，我想：明天總該有辦法離開這裡吧？

十二月二日

大風，陰，入夜飛雪約一小時。

A. 用費：車票、伙食、行李力洋，一千元
B. 大事記：

(1)天亮了！六時左右，站長開始辦公，他昨天原說今天可有六十一八十輛卡車到此的，果然的話，我們和所有困在這裡的難民，都不成問題可以一次裝走了。可是，等到下午，這個諾言並沒有事實讓它兌現

。我們都慌了，彼此都這樣盤算着，「車」究竟等到何時才有呢？敵人是一天天更接近我們，再挨兩天不

更糟糕嗎？還是回平越，步行出甕安到遵義去吧！當時大家就這麼勇敢地決定了。留兩個人照顧行李，其餘八個人跑遍了通街，却無法找到一個力夫，彼此面面相覷，看着面前的一大堆行李，叫它是「爺爺」它也不會動。

王國智主張各人自己把行李揩回平越，再想辦法，可是行李太多，那裡揩得動。朱維藩主張自己挑，但再也找不着扁擔或者是粗長的木棍等物，後來大家決議把行李部份丟掉，各人揩着走了。

還沒「走動頭」，別隊的同學告訴我們，前兩天甕安縣長被土匪殺掉，甚至路上走的三個尼姑，也因被劫而喪生了。這個消息可又把我們嚇住。正在惶惶無措的時候，站長接貴陽總站令，將場上僅有的兩部空車，開回貴陽載運軍火。同學們都動了，大家爭先搶車，秩序大亂，有些同學被後上車的同學踩得亂叫，有些同學却在行李方面遭到極大的損失。

(2) 我們徵算算是搶車的勝利者，一個個的神色，都特別顯得得意與輕鬆，好像搶上了車，我們的生命，從此就得到了安全的保障。當我們這部滿載着三十個同學的卡車從車場開出時，地上的百餘同學，都以羨慕，焦急和失望雜揉而成的視線迎送着我們，真慘！

(3) 車站裡的空氣，的確難於入鼻，好事者說車站裡有六種氣，什末汗氣，溺騷氣，屎臭氣，婦人的月經氣……等。廁所也嚇得出奇，更無分乎男女了。我有一個每日早起大便一次的習慣，但是我在今天早上

却大便了三次，渾身怪不安逸。這個原因是：當我剛蹲下時，一個摩登太太進來了，我感覺難為情，忙提着褲子外出，等他事畢後，我却再來，蹲下不久，又有位少女走進來，我只好又起身走出去，這樣三出三進，方才事畢。不過，這也許只有我是這樣，才離開學校，對這種情形看不來，試看其餘大便的人，一個個不都是很安閒地蹲在那裡，行其所無事嗎？嗚呼！亂世男女，廉恥都捐，言念及此，曷勝浩歎！

「出野恭」的人也不少，同學中好學者，就它們的顏色，分出五種屁股來，什末白屁股、黃屁股、花屁股：等，苦中尋樂，雅興不淺，言之殊堪發噱。

(4) 車行得很快，一路上見道旁的死人，確不算少，往來的車輛，穿梭一樣的密，大致開向馬場坪方面的，是兵、馬、軍火、給養，開向筑市方面的，是亂民，行李與貨物。

(5) 車在路上兩次遇險，幸均平安渡過，傍晚，抵貴定，投宿民家。這裡較馬場坪稍形鎮定，只是也一樣不易覓得食物。滿街糞穢狼籍，市面較兩月前過此時零亂不少。

十二月三日

陰寒，大風。

A. 用費：三百二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 車在上午十時許方才出發，到龍里吃午飯，這裡的客飯每頓二百元，雖貴，却不像馬場坪和貴定的

有錢買不出。市面甚繁榮，街道亦較整潔，戰爭氣氛稀薄多了。

(2)晚七時許到貴陽，在車站旁站了兩個多鐘頭，等候陳懷義、朱維藩二兄。住宿地點，覓妥在國立貴陽醫學院。

(3)今天只中午在龍里時，吃了一頓飯。

十二月四日

陰，微雨，大風，寒甚。

A. 用費：五百八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眼前的貴陽，似乎浮動得特別厲害，今天在報紙上已經看到貴陽區正式宣佈戒嚴了。

(2)街上的拍賣攤真多，拍賣的衣物，真是空前大犧牲，我想，如果有錢有車的人，把這些東西大批收購下來，運到大後方，這筆生意倒着實可以撈點油水哩！

(3)店舖只准歇業，不准開張，市面十分不景氣，尤以各大書局拍賣得最慘，聽說世界書局的四用字典，只賣一千元一本，真便宜！記得同學們今年暑假中在渝市謀購此書時，價值不下萬元，我也是一個渴欲謀得此書的，奈以身邊旅費不多，一文抽不出來，且以此次徒步赴渝，所有行李，完全靠自己揹負，長途旅行，身上的重量是只可減少，不可加多，現我身邊的行李，估計已不下二十「老斤」，若再隨帶一部四

用字典，身上起碼要加一老斤的重量，「遠路無輕擔」那裡擔得起！

(4)與陳懷義，馬新圃二兄在一小飯店內同進晚餐，因為加了一個菜，所以吃得特別飽。回貴陽醫學院後，正預備就寢時，警報响了，我和H.H.陳跑在一起，懷義兄特別膽小，跑起來簡直不要命，我因恐脫伴，只好隨後發足狂追，不到一里路，腹痛難禁，不敢再跑，變跑步為快步，一口氣走了三公里，到水口寺才歇腳，汗流浹背，氣喘如牛，在山洞中站了一會，俟警報解除，慢步而返。

十二月五日

陰雨

A. 用費：三百二十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早飯後，往交通銀行謁張迪先生，不遇。

(2)往市府路法院拜候張忠漢表兄，渠告以王南舟先生在筑，亦擬於日內步行赴渝，囑往醒獅路一號羣利商行相訪，與伊結伴同行，但以時間不夠，且同行同學甚多，故未果往。

(3)上午八時許，與國智，新圃等同往市政府工務局「交大筑市校友會」憑學生證領借款一千元。校友溫情，何殊甘露！

(4)晚，自治會負責同學開會一次，決定大隊於明晨出發，同時我們也僱妥了力伙四人，因亦決定明晨動身離筑，預定行程是四天趕到遵義，全程共計一六二公里。

(未完待續)